



金石契

長樂郡
振鐸書
請子也本

吳門 祝肇

肇何人也秉獨雉之耿姿隱借駉之廣志長思
弘益必籍於多聞乃憾幽棲未周於藹士爰自
賦文之后漸繁友德之期逮乎茲年郁焉合志
豈伊私助之隆厥亦華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
察乎大通之義論議則詣乎太玄之初翰寫則
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盡乎玉石之功堪稱不
面允謂同聲每一展覲未嘗不欽悚而自幸者
焉雲思雪興積月加辰因乘心念之惇布諸簡

輒之內略陳品致用固因宗如其言行歷履則
弗鄭重喉牙蓋以所專焉我非曰方人至於倍
年隔境亦不繁攀行第既就遂名之曰金石契
焉弘治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涑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詢字好問

邢參字麗文

吳烜字次明

劉棄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爲次

附一人

張布

金石契

性父

性父爰自弱齡夙勤文學閱三餘以靡空攬五
車而尤富書闕晉戶吟升宋堂接先曹之典刑
暢遺民之風格願細多識庸稗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良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款原鄙吝親之猶餐玉粒
既充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苟易孔子
所謂志仁者乎贊曰

熏熏飲醇浸浸麗澤淡而不厭允矣尚德
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含芳冽求聲影於先懿研行
墨以窮年嗜勝食色飭移行寢崇賢篤分歷久
不渝斷金之誼牢敝裘之度廣既如不及猶恐
失之肇之飲惠寔醲惟慙弗報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爽然風塵松顏靡落芝臭常芬

君謙

君謙荷河岳之曠靈結日月之慧氣掇乾鑿坤
澄滓守湛四海橫流岌然恒岱鋪千年而銓敘

始可得其人乎遐襟耿度望不可齊而乃深懷
接挽莫靳開收可謂友道一振也長肇二歲交
踰旬紀時獲分霑一毛便得益重九鼎贊曰
君謙堂堂厥懋以揚堪輿之遠孰毀孰藏

溶之

溶之氣抱通朗機局警穎尊賢尚古其善之最
肇自頃投漆時曠滌塵雖連呼遠駕辱不遐遺
而恒尋夢路尚漸居索所惜隱而未見天廢東

箭贊曰

溶之英英雅潔不伍時分秀利削我氛土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越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將用今
動斯存禮行不由徑雖以英妙之期而歸然長
宿之表綈緇頷頷死而後已肇少君一歲辱友
最遙入室霑香臨衢駐蓋雖川含芥拾本出仁
寬之量而蠅附狗續無勝救益之感永言同心
遐期童頂贊曰

方冠長裾典刑茲存惇風抗塵慙哉令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桓宮坐皿不溢

不傾敏學追古恒猶不及積思遠效不安小知
輔仁友德厥亦隆哉贊曰

人焉允臧粹固靡疾親之潛益喻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為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污抗之靡高
求古劇嗜灸之精嚴修辭匪轉石之貞重素位
亡諂安節不尤展矣厚資凝然遠器足以潛回
玄化坐填瀉風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贊曰
金斂其芒玉不露角澆澆百執靈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度明粹格態靖謚智照物先幾通事隱
時居官守之域應收宰季之科矣觚翰之事特
臻其巧而熏茗文玩標點畱情屢接王恭之席
知愧毛曾之倚也贊曰

季姿雅致藻飾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封叔毓自華門聿興懿質挺高遐之卓志厲沈
潛之茂業揚鑣執圃无退履之蹤飛鞚詞林連
箭雲之力年逾弱冠地已兼人要終之就誰涯
誰闔東南之美表后先者子平贊曰

琚珩其相推鑿雕鉸章萃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張布予門士也天分甚明御就銜勒亦一泛駕

金石契終

琅琊湯抄

衡郡 文林撰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 勅封承天鑿國司民靈護工問之鄉老云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比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

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
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
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瞻此名城雄列江
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此
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鑒
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
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
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王者施行洪武二
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冕跋

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袴履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姬家饑甚坐穀籠架
上問姬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雞爲食問何肉
曰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熟喜蓋龍牀
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姬賞之至今
有薛家窪云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
恭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輩未遠必有所受
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
通古有是言也

毫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

猶在毫縣後人備焉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

致功德寺後宮以顯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

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因淺水虺蛇鯁鯁爭雄雌
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
供奉官鬪雞亦是五百兒
傑犬下陸走牧
猪奴獻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
不精於理而自托於僊佛然目三百篇後一變
而為離騷騷有遠遊諸篇即多僊怪矣再變而
為漢賦則入於誣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
皆神仙權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
怪其託於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
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
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
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
紀乃附會為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
碑陰鏤紋朗朗而歌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
葬父鏤其半為神道碑鏤且盡高之裔孫某曰
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鏤耳
嗚然

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昇給事中周紘旣往點

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乎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

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爲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爲之渡按寶傳寶爲符堅裨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曾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溺時養龜人亦墜水若履石上旣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彝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史分爲兩傳

固當而桓謙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中彝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

雜劇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

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酣罵如故

又曰駕至酣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

帖然俯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

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

衰直旣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

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

問錢何名曰王錢陳錢也後二人以次坐請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王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王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王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

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

上龍眷不

衰人因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弘治

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

童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比就褥母

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疔甫合乃知脇

下生也子狀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

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

塘上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
煬帝積黍行舟處

靈璧縣北齊眉峰道傍有石嶙峋立卧偃側二
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
近有人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
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鸛鳴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
鵲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
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

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
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
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剉脫核鑲以花鳥纖細可
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
籃李太白詩云玳盤薦雕梅豈即梅籃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惟灰
燼迺守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戕忍取
良人財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

戈水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
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
知有何災祥房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
無水害則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
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
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白重營休沐居慶壽寺
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
某先後出部各詒以他語已而偕集門下進退

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
不出使王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
進而僧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
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謂其非有德學所
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
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
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
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
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辨之
豐豐將一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

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鄴范文正出爲陝西
河東宣撫使過鄴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
曰某在朝無補圖欲報於外耳呂笑曰公誤矣
旣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撫然有悔意夫
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
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數以
是問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
爲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含

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穆以巨人跡而生又若
堯使羿射日魯襄廩戊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
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真可以
鍼育聾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
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
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天
地間之真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
也史遷好撫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
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

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
於屠岸賈也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
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
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
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
之陰也以配立春斷平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
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
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
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

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
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而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
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
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殆與洛
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
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
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
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
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
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

家而忽之邪

洛書古圖

十三



陰

東歷後天屬雲
 正東後天屬雲
 東歷後天屬雲
 春分
 清明
 穀雨
 春分
 清明
 穀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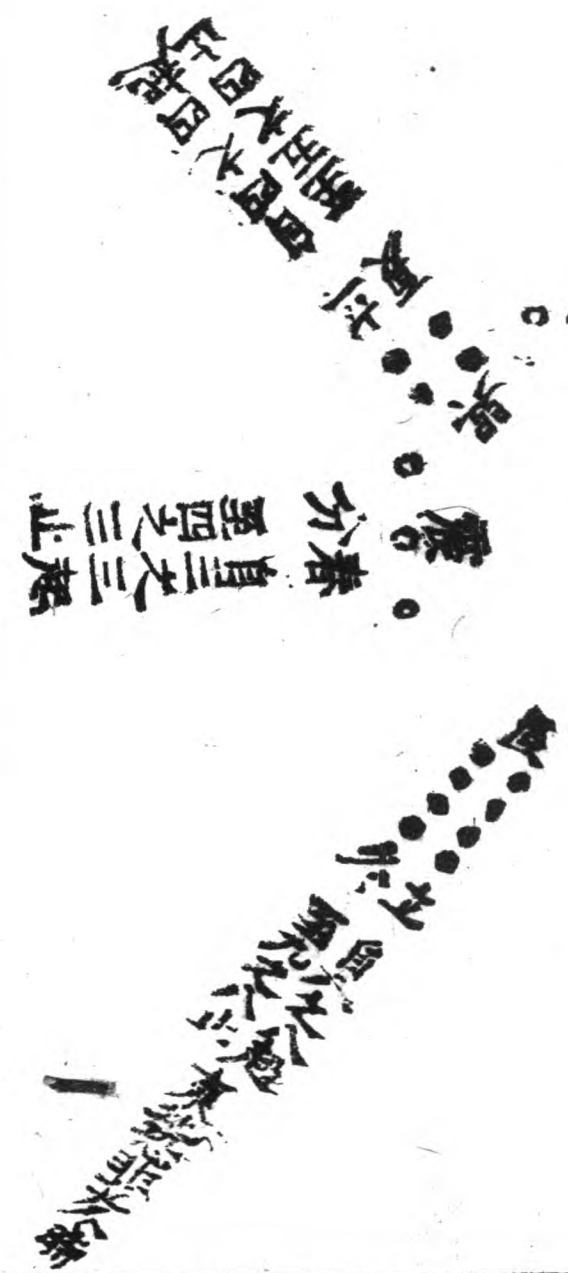
九候

蔡先生新圖

十三

此圖乃蔡先生所製
 以古起至八古止
 七三三十四五六
 秋分
 此圖乃蔡先生所製
 以古起至八古止
 七三三十四五六
 秋分
 此圖乃蔡先生所製
 以古起至八古止
 七三三十四五六
 秋分

自九之九起至三之一止
以下未言各多位



此蔡先生所作也先生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
失於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
考之於古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之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
則一數為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
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首於本
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
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
為禹會諸侯處

塗山頂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百圍不知年矣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媼也 高皇測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王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軋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尔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眾失一君復立一君

執之何為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喻也先曰尔母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尔亦臣也豈可為賓王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婿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詒之曰尔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為尔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

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 英廟在虜時
舊隸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曩
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
被石虎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
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桀之虐之
反狀旣明而 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
吳官童歸白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
攻城急石亨乃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
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尔能退此胡否功
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

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
臠肉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
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
我何爲復曰我非與尔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
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
矣某日潜至尔地勦老營尔尚守此何爲某日
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
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
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
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

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爲耻。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官爲之乎。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高皇聖製也。南京

功臣廟。画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旣平漢。命以紅船入。迺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斲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鐵鎖并釘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即倒。予聞之。甚異。及至溫。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釘

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肥。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偽。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真偽在為人臧否耳。而項梁為人臧否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真為復楚而

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入下乎。能真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遜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

必不能久矣而后去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
于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 景皇帝病亟實欲
迎襄府但事未決而 中宮猶豫間事泄 乃為
內豎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 憲宗
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 請章
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 立之
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 但當
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舉其昔日無君 之惡
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 紛紛

然大槩廢 太子一事凡畧字者皆當誅豈獨
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願指故其罪為
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為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噐軍法曰五人
為伍十人為什共噐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
人為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夥者非

瑯琊漫抄終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即信手
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間命壁
錄置冊中而一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
修改壁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
閑門十年當畢吾志嗚乎豈謂竟不竣耶自
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滁
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
在溫一二事散錄詩文彙中不忍棄去併抄
入之摠四十八則弘治庚申十月仲子壁拜
手董書

大石山房十友譜序

余山房十友皆江湖名流道者所贈林
可山文房圖贊所不載羅雪江續圖贊
所未錄各有麗澤及余余自弱冠至白
首遊於十者之間皆以友呼之遂相與
忘形不知孰爲友孰爲主也不表而出
之負德多矣廼繕圖爲山房十友譜非
知我者不敢示也

嘉靖己亥秋大石山人顧元慶序

十友目

- 端友 石屏 陶友 古陶器
- 談友 玉麈 夢友 湘竹榻
- 狎友 鷺瓢 直友 鐵如意
- 節友 紫簫 老友 方竹杖
- 清友 玉磬 默友 銀潢硯

靖

面

綠筠軒一首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
 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
 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
 似高還似痴欲對此君仍大嚼
 世間那有揚州鶴
 元祐二年五月十四日書



又

背

清風肅肅搖空扉窓前脩竹一
 尺圍紛紛蒼雪灑夏堂冉冉綠
 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又
 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
 碧為問餘骨何緣肥
 僕在黃州偶思壽星翁軒作
 此詩今錄以遺
 通悟師元祐五年五月七日
 東坡居士書



右石屏高二尺有奇廣一尺三寸前後
有詩與竹皆東坡親蹟立必端直山房
呼為端友

贊曰有石如砥長公之刻竹既瀟灑
詩亦精特乘氣而潤應雨而滋清風
披拂千古仰思

陶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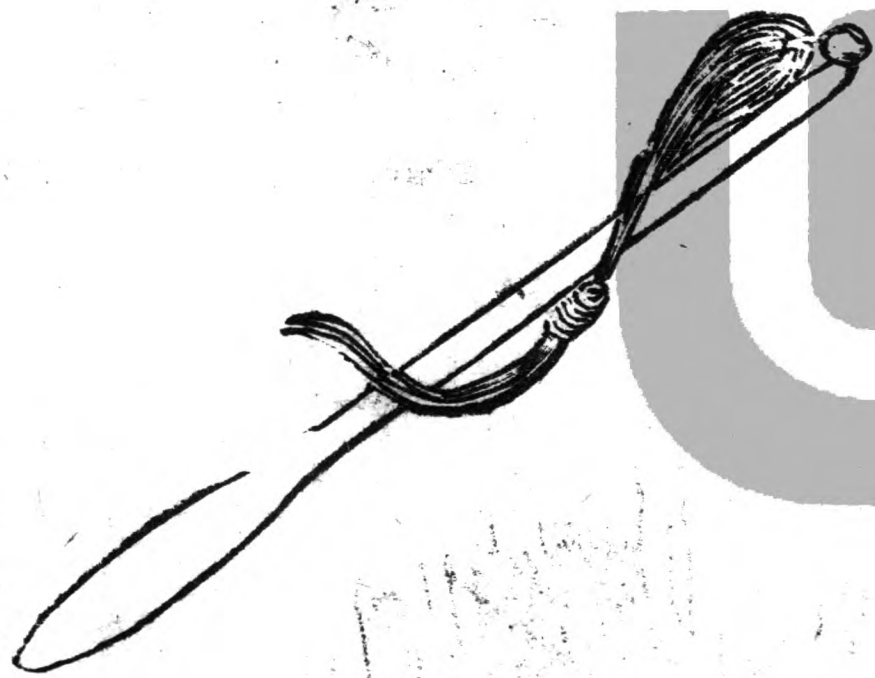


右古陶器小口匾腹容可二升旁一嘴
寸許如管殊不類人間酒器山房呼爲
陶友

贊曰有古陶器斟酌隨手瓠匾其腹
錢大其口非樽非壺爲定爲甕醉鄉
日月與爾長怡

談

又



右玉麈柄長尺許上結駝尾暑中與客
對談持之蚊蚋不敢近山房呼為談友
贊曰琢玉為柄結尾為拂披風揮月
清真之逸清談欲吐玄論未窮吾惟
於爾興趣攸同

麈

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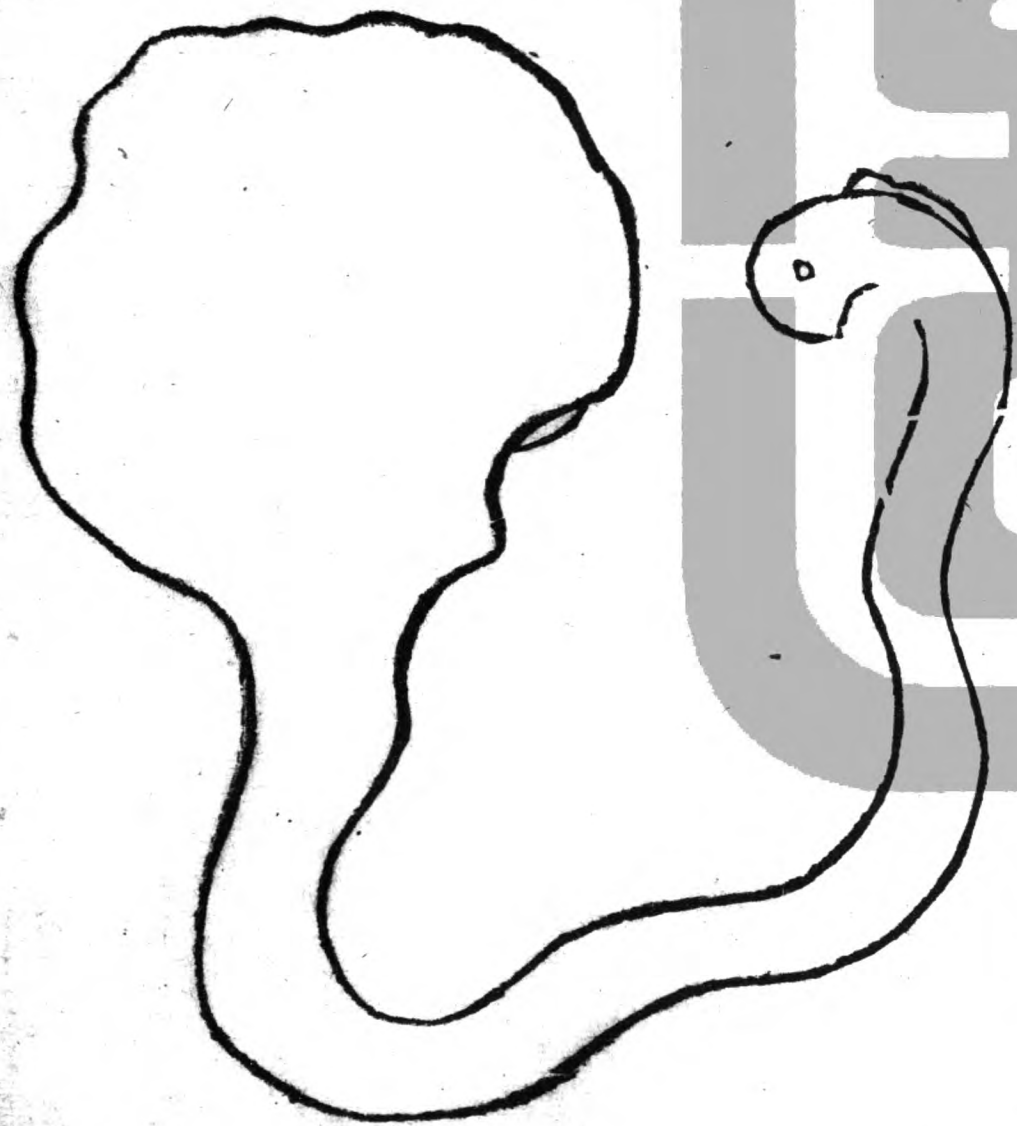


右湘竹榻高一尺二寸長七尺有奇橫
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中實湘竹余嘗偃
卧其上寤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山
房呼爲夢友

贊曰懸下無時廣狹有式徐徐而卧
深深而息製衍斑文裁全暈色一覺
遽然湘雲狼籍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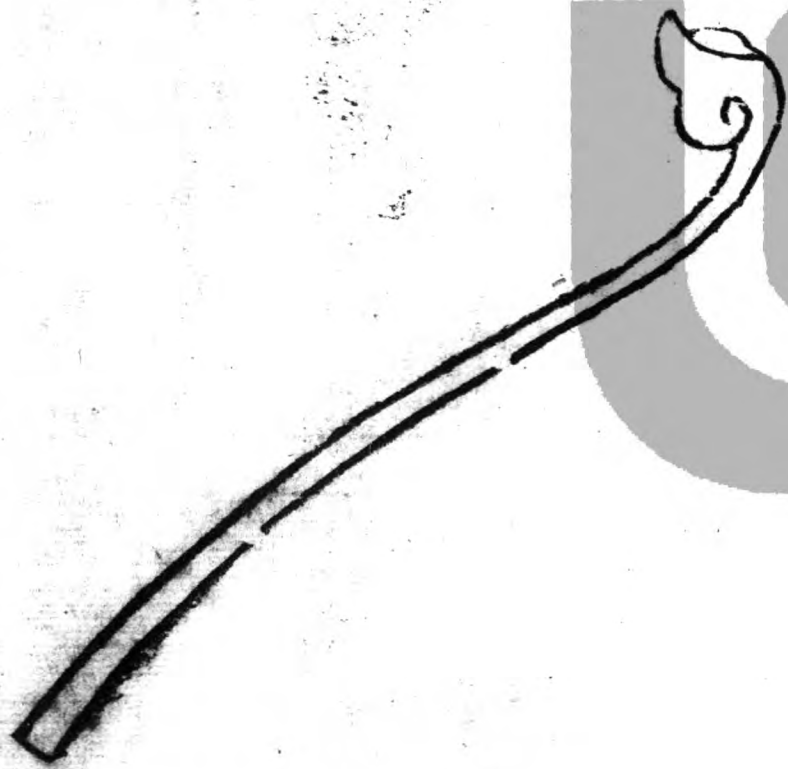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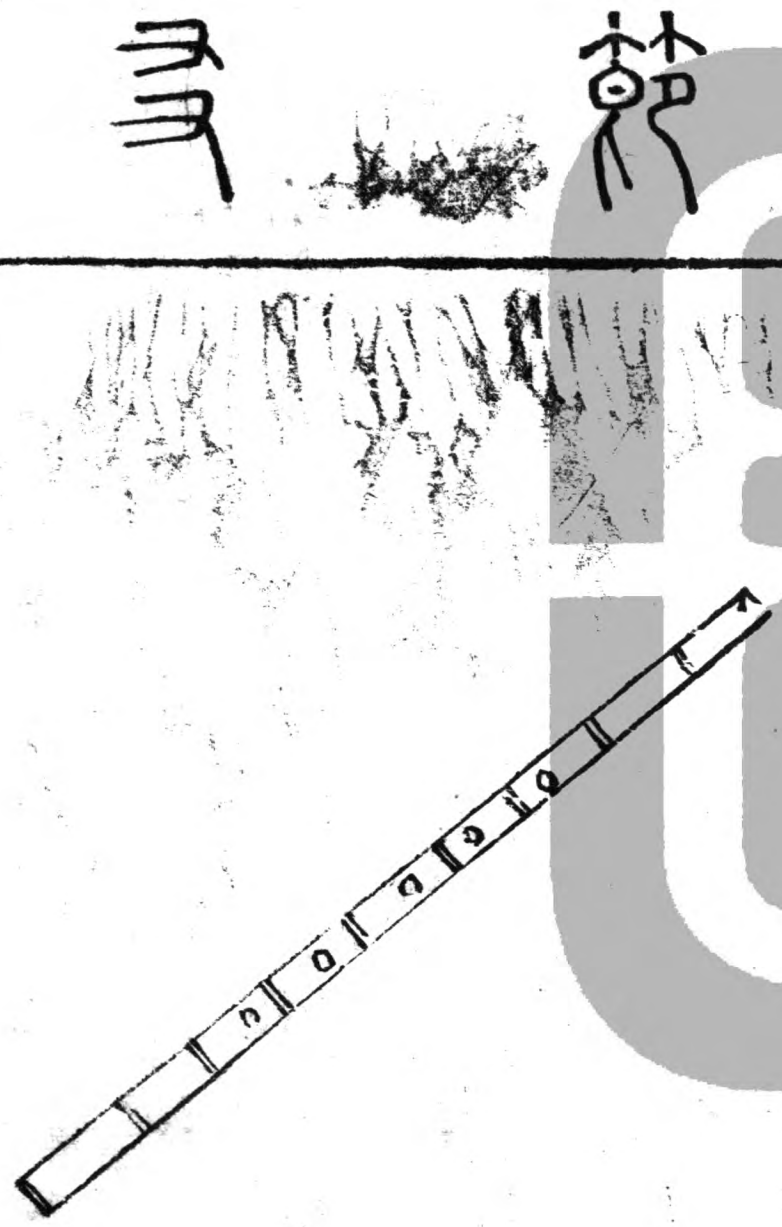
右鷺瓢腹大如拳但其柄拘縮如鷺頸
狀柄下一眼引滿吸之有如鷺聲客至
狺狺不相猜疑山房呼為狺友
贊曰腹小而容柄長而曲如鷺如鷺
項拘頸縮幻化竒形菌蠢膨脗既斟
既酌嗚嗚有聲

道

又



右如意煉鐵爲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見識者知其爲宣和舊物平時以剛直自持山房呼爲直友
贊曰有厥如意肖形芝偃曲則不揉俯而不俛質惟金全指揮咸善直道事人保之當勉



右紫簫鄧蔚之產上有九節吹有奇聲
山房呼為節友

贊曰有山鄧蔚九節之竹葛水蒼龍
淇園紫玉堅貞之操鸞鳳之聲滄江
明月携爾同行

簫

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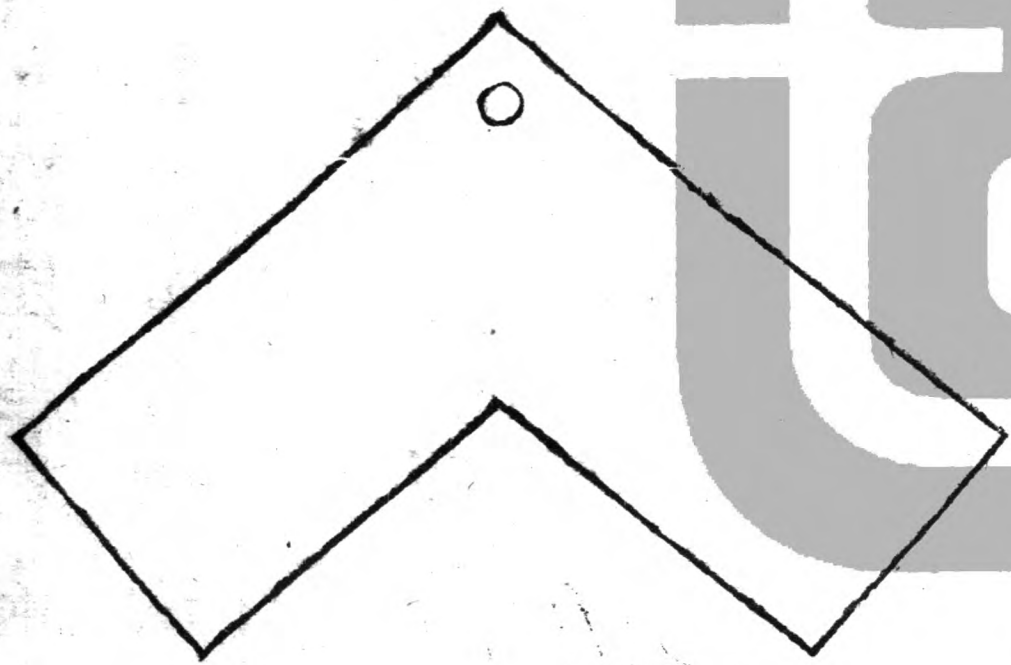


右方竹杖上有九節其崇不滿七尺余
暮年好遊探竒歷怪多有相長之益山
房呼爲老友

贊曰匪矩而方匪揉而直虚心勁節
清介孤特可以持危可以扶顛放遊
五嶽與爾永年

清

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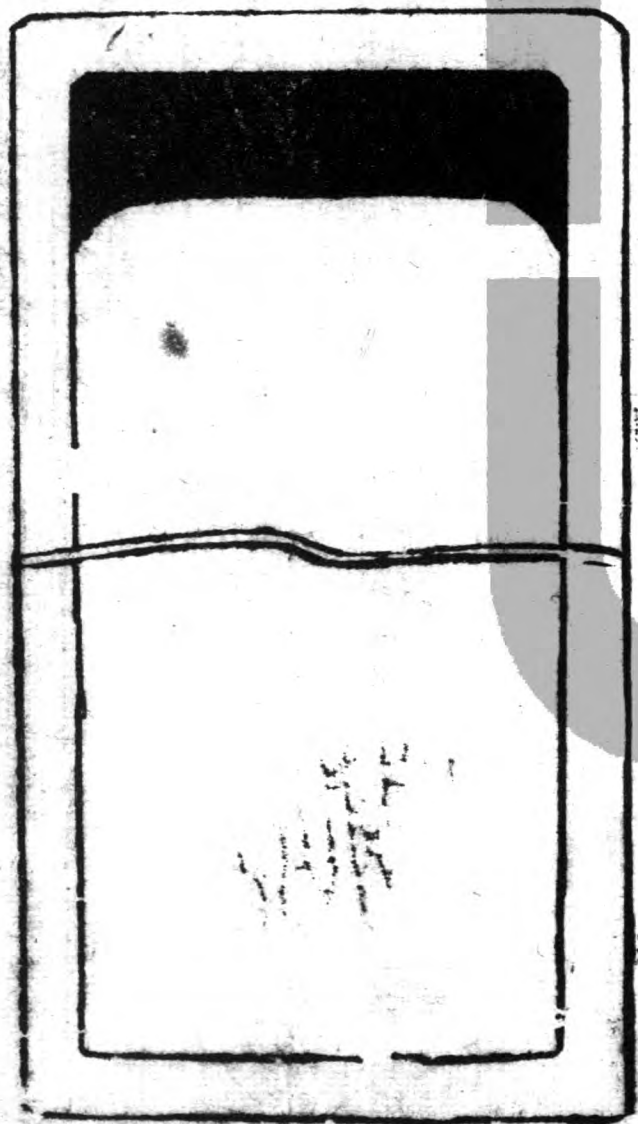


右玉磬股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懸
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
耳山房呼為清友

贊曰樂造矩半夷則中律輕清其聲
貞明其質浮之泗濱懸之齋室輒談
猥事函擊勿失

默

三



右銀潢硯南所翁所遺舊爲勝國袁伯
長物背有伯長題碧落銀潢四字余嘗
用之揮灑溫潤玄默可愛山房呼爲默
友

贊曰伯長之刻山房之壁俾彼天漢
爲章於石長河無聲垂象有碧清潤
益毫可以觀德

伯長
印

